巴黎行记

塞努奇之思

博物馆,与名声显赫的吉美博物馆相 比,位于委拉斯凯兹大道7号(7 Avenue Velasquez) 的 塞 努 奇 博 物 馆 (Musée Cernuschi)的名声要小很多,规 模当然也小很多,常设的展厅只有两层 还不到,面积也不大。因为位于蒙梭公 园(Parc Monceau)的人口处,当我来到 塞努奇门外,看到这个三层高的不起眼 的新古典建筑时,还以为是公园附设 的办公楼。

这个大楼是意大利籍的银行家和 商业投资咨询家亨利·塞努奇(Henri Cernuschi, 1821—1896) 1898 年建成的 私人宅邸,里面的藏品大都来自他此前 在1871年9月到1873年1月间世界旅 行时在中国和日本所收购的艺术品,因 为随行的还有个艺术批评家,可以随时 参谋,所以他收藏的艺术品大都为非常 珍贵的精品。他后来把这个私人博物 馆捐赠给了巴黎市。

这个貌不惊人的博物馆,是中国现 代画家向往的巴黎的艺术圣殿,对他们 的艺术的发展历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1979年秋,林风眠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历 史的坎坷后重又回到巴黎的展览就在 这里举行,这似乎意味着他于八十高龄 之际重回巴黎这个世界艺术中心并得 到某种承认。同样,1993年冬,他的爱 徒吴冠中也是在这里举办了"走向世界 的中国画家: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 展"。而早在1946年,以研究蒙古史和 东亚文化著名的馆长雷纳·格鲁塞 (René Grousset, 1885—1952)就倡议在 此举办过"中国当代画展",旅居巴黎的 潘玉良也曾参展。格鲁塞很欣赏潘玉 良的才华,对中国的艺术家也非常友 善。因此在其去世后,潘玉良还在1954 年为其作了青铜雕像。1977年,潘玉良 等四名中国女性艺术家也在这里举办 过画展,她选择以自己的"裸女"系列参 展,以表现自己艺术上的追求。

这个博物馆对中国艺术的推举也 可以从其展品中看出来。在一楼就有 个常设的中国艺术的展览,展品从商周 时代一直到二十世纪。几乎每个阶段 都有代表性的精品陈列,造型深沉的青 铜器,楚地出土的奇诡的木质镇墓兽, 还有披金挂银的草原艺术,均不以数量 取胜,而以其经典性取胜。如青铜器里 就有那件让人称奇的商朝的三足虎食 人卣,让人浮想联翩。而看到这个雷纹 纹身的老虎张开的血盆大口里双目圆 睁的人头,不知道这到底是寓意着人对 来自老虎的强力的畏惧和对人的可怕 的吞噬,还是意味着人渴望通过被神一 样的老虎所吞噬而拥有惊人的力量。

所以,如果想了解中国艺术与历史 的发展历程,只需要在这里走上不远的 距离就可以领略其精神之所在,把精华 本、朝鲜和越南等地的艺术品。尤其是 站在下面,让人觉得似乎有凉风扑面而 来。还有一件是陈列在一个玻璃展柜 里漆成金色的木雕老虎(如图),这头老 虎是17世纪至19世纪间的江户时期的 作品,非常震撼人心。只见这只老虎低 趣及其人生观,用笔墨在纸上或绢上 头耸身前爪踞地,虎口微张,似乎正在 透露内心的思绪,重意境,但多半忽视 发出让人胆寒的嘶吼,尾巴如蟒蛇般卷 画的整体形式效果,视觉效果。纸或 起呈S形从臀部高高翘起,充满劲力,橘 绢旧了,变得黄黄的,远看只是一片黄 红色的玻璃眼睛珠子也金光四射,流露 灰灰的图案。相比之下,西洋油画色

的一尊高大的同为日本江户时期的青 铜阿弥陀佛,形成鲜明对比。这尊塞努 奇购于东京目黑区的著名的佛像闭目 凝神,表情文雅宁静,让人看了不禁悄 然有远思。一虎一佛两个雕像刚柔相 济,让人觉得似乎显现出了日本文化的 某种本质——既有彬彬有礼和温和出 尘的一面,又有不顾一切地在现实的世 界中刚猛力行的一面。尤其是那尊金 漆木雕老虎,双目炯炯有神,几欲破壁 而出,让我直到现在还不能从脑海里抹 去它的形象。中国的虎的雕塑也好,虎 的画作也好,好像很少有这种刚烈凶猛 的"气质",作为老虎的猛兽的"气焰"似 乎更为内敛,不大有这么"霸气外溢"

为了庆祝巴黎奥运会的召开,博物 馆还做了一个"中国古代骑术"(L'art équestre dans la Chine ancienne)为主 题的展览。在一楼大厅中央,有一匹东 汉的雍容大度的陶马右蹄腾空,似欲跨 步前行。这匹马耳如削竹,眼似垂铃, 鼻如三角,张嘴露齿,神态从容不迫,让 人如闻清脆的蹄声。恍惚间,我觉得与 它似乎早已相识,因为它只要奔跑起来 就是那匹四蹄腾空的名为"马踏飞燕" 的东汉铜奔马。我不由得想起杜甫的 那首咏马诗:"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 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 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 可横行。"它也让我想起吉美博物馆陈 列在半空中的那两匹汉代陶马,其神韵 之优雅,精神之具足,自成一格。显然, 这匹马与日本的那头猛虎和腾龙表现 出了不同的精神与风致。

塞努奇里面,有关二十世纪中国艺 术的陈列空间并不大,作品也不多,但 还是看到了林风眠和吴冠中的画,潘玉 良1951年为自己雕的青铜头像,方君璧 和凌叔华的水墨画,赵无极做的陶瓷花 瓶、碗、杯盏等。对中国艺术家来说, 可以在塞努奇博物馆开自己的展览, 虽然是一件荣耀的事,但也留下了些 许不甘。离开巴黎四十年后,吴冠中 1989年春天旧地重游之际,就觉得中 国新的艺术不仅在吉美博物馆里没有 反映,在门庭冷落的塞努奇更无一席 之地——这两个以收藏东方艺术为特 色的博物馆所展出的,都还是中国古代 的艺术品。因而,中国艺术家在塞努奇 的艺术展,尽管不乏当地高官和华人艺 术家前来捧场,但巴黎的艺术界对中国 艺术家的"承认",或曰我们的影响,其 实还是很有限。

这当然也让中国艺术家们产生了 '塞努奇之思",那就是有着悠久辉煌历 史的中国绘画在现代如何走向世界的 问题,也是如何让中国绘画的独到之美 可以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欣赏的问题。 尽收眼底。当然,在这里还陈列有日 林风眠在塞努奇画展之后,虽然感觉其 日本的两件艺术品让人印象深刻,一件 的影响依然不大,因此他认为中国画不 是悬挂在中央大厅二层的墙上的深雕 能再走"老一套"的路了。尽管彼时他 细刻的木雕龙梁,龙腾云起,生动之至, 年事已高,困难重重,还是决定坚持向 世界学习,以求新"变"。

> 吴冠中《巴黎札记》则对这个问题 有着更为深刻的自省:

中国绘画大都表达作者的生活情 出一股咄咄逼人的气息。这一龙一虎 彩鲜明,节奏跌宕,易满足人们视觉的

同样是以收藏亚洲艺术品为主的 的凶猛与强悍,与中央大厅二楼所陈列 刺激。古代中国杰出的艺术家何尝不 重视构成,书法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一 个独立的构成天地,当代西方画家哈 当 (Hartung) 和克莱因 (Kline) 的 每幅画也不过是一个字而已,我们难

> 而他也"痛定思痛",像自己的老 师林风眠一样,认为中国艺术必须吸 收"西方营养",中西结合,"大胆去追 求异国之恋,采集西方现代形式语言 表达隽永含韵的东方意境"。(《我负 丹青》,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

其实,吴冠中所触及的正是中国 绘画的"命门",即中国绘画可谓"心" 的艺术,注重意境的建构与传达,而西 洋绘画是"眼"的艺术,致力于光色的 对比与韵律,这也是中西之画的一个 重要的差别。正因此,其结果也大相 径庭,因为以"心"博"眼",不够直接, 尤其需要观画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方可重建画家苦心孤诣所营造的含蓄 蕴藉之"意境",即使在中国,也仅限于 极少数的"文人"才能以心御眼,领悟 其妙处;而西洋画以"眼"入"心"却有 直接之便,其鲜明色彩下纤毫毕现的 人物,真迹可觅的风景,容易让人悚然 动容。不管文人墨客,还是普通民众, 皆可于尽收眼底之际"一画人魂"。所 的那样,直接走向西方、走向世界,而 西洋的油画却可以以其灿烂辉煌的光 与色所涂抹出的亦真亦幻的风景人 物,走入中国,走遍世界。

或许正因觉悟到这一点,林风眠也 好,吴冠中也好,都对作品的色彩至为 关注,苦心经营以求五彩斑斓之效,可 谓与中国画"貌离神合"了。赵无极则 des Entrepreneurs, 2024年8月27日改 走得更远,一派西洋画的光色旋律,与

中国画不仅貌不合,神也离了,而这也 许是他的作品在法国乃至世界受欢迎

事实上,吴冠中虽然想用"西方现 代形式语言"去表现中国的"东方意 境",对自己的艺术而言虽有突破,但在 走向世界方面却并不成功,或者说远不 如基本抛弃了"东方意境"的赵无极成 功。因为对于艺术来说,形式就是内容 就是"意境",不可能形式改变,而意境 独存。另一方面,若抛弃中国画的传统 的"形式语言","东方意境"也必然会坠 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两难之间, 所以,当年他们的塞努奇之思,至今仍 然为"塞努奇之问",其答案也至今仍为 中国艺术家们所苦苦探索。

也许正是边看边想的缘故,我在塞 努奇博物馆里停留的时间并不像我刚 进来时想象的那么短。博物馆里也似 乎始终没有几个人,不像吉美博物馆, 还有一些人来人往,其中还有不少亚洲 人的面孔——这里不仅亚洲人少,就算 别的地方的人,也少

从吴冠中当年的感慨到今天,又是 三十多年过去了,可中国的绘画的影响 在这里依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大。看 来,中国的绘画和艺术要真正走向世 界、发挥影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 走。但或许正因此,也给了中国艺术家 以无尽的创造的力量。因为艺术创造 的过程就是困而学之、困而创之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中国艺术必将绽放出 让世人瞩目的光彩,表现出中国人独特 的对美的感知和追求,从而分享给世界 的爱美的人们,和其他国族的艺术家一 起,成为美的精神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从塞努奇出来后,看看时间还早, 就走进了近在咫尺的蒙梭公园。公园 里有高大的法国梧桐、宽阔的沙土路, 还有带着夏天气息的轻风。我在一个 木质长椅上坐下来休息了一下。在巴 黎七月的明亮又温和的阳光下,有人牵 着狗在散步,有人穿着运动服在跑步 也许,用不了多久,我和眼前的这些人 都会消逝,而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艺术品 却会长存,永远会给人以绵绵不绝的安 慰和遐思。

2024年7月16日匆草于72 Rue







张生 摄于 塞努奇博物馆

南风之薰

"新上海"读"老申

沪上褚半农先生,不仅是"老上 海",而且是上海方言的研究者。承蒙 老先生不弃,他每有新作发表,总会第 一时间在微信里承赐一览。我是六〇 后,虽也是没几年就要退休的人,而且 从小在上海长大、工作生活,但对于上 海"老古"的方言与风俗,我们这一辈 真当不起"老上海"的称谓——嘴里说 的"上海闲话"已经杂了不少,没有前 辈上海人的正宗的韵味;上海的老故 事、老风俗、老沿革听闻、了解一些,但 章,凡关于上海的"老古话",有吃不准 杜瓜每个药用部分都有各自的名称,它 的地方,常冒昧地请教褚老先生。褚先的"根称'天花粉'"。天花粉就是杜瓜 生也是热心人,不嫌我啰嗦,也不厌我 根,二者是同一事物。这就让这句俗语 的游谈无根,总是及时回应、指正。

前不久,褚先生的那一篇上海方 言辨正《杜瓜:长在沪地的〈诗经〉植 物》,河南的何频先生感兴趣的是杜瓜 的"另外一副面孔",至于我,除了上海 郊区历史上各种杜瓜的种植生长情况 外,特别感兴趣于文中说到的那条杜 瓜上生成的方言俗语:"要吃天花粉, 铲起杜瓜根"。

文中提到,有的方言词典里把这条 俗语解释为"比喻循根寻源",这是把 "铲"简单地理解成"挖",挖到根,岂非 "循根寻源"。但是,褚先生不同意这种 说法,他认为,"加了后缀的'铲起'在方 言中是完结、完蛋的意思,不管是在俗 语里使用,还是单独使用,都是这个意 思。 …… 同类的方言词语还有'铲尽、 铲绝、铲光、铲脱"

究上的学殖的,他的解释更为合理。而 变得更加寓意丰富,而且语感上十分幽 默风趣。天花粉,既可食用,又可药用, "吃天花粉",能充饥,也能治毛病、补身 体,当然是人所需要的,是好事;但天花 粉即是杜瓜根,采了粉即是毁了根,整 棵杜瓜植物也就"完结",这又成了件坏

事,让人不开心。

高兴的一面,又有让人烦心的一面;既 让人想去做、想完成,又让人不敢做、怕 产生后果。用这一句"要吃天花粉,铲 起杜瓜根"的上海方言俗语来形容,正 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没有上海方言的研究基础,手边 没有太多资料。试着利用褚先生文中 引用的一段老申曲的资料来做佐证,大 思相近,而且措辞、取譬,风格也相像。 致"合拢",更是增加了我上述"引申义" 我是信任褚老先生在上海方言研 的自信的程度。这段申曲(沪剧)来自 上海大美书局、沈鹤记书局1946年11 也说不到全面、准确。所以,平时写文 且,据褚先生文中引用《辞海》的介绍, 月发行的《改良申曲大全·卖红菱》第38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同学之间

边头红菱秤(称),东一看,西一寻,难末 拆拱老寿星,要吃天花粉,产(铲)脱大 瓜根。松江娘娘咳,我个出门人做生意 弄得来柴(原文如此,疑似"难"字)做 人,忘记脱明白人,就是一管秤。

出门人,"卖"红菱、做生意,等到要 卖时,发现忘记了带秤,这是真要命。 卖红菱,有人要买,生意来了,当然是好 到"。我只能尴尬地应一句"属于小辈 生活中这样的事应该是不少的,同 事,让人开心;但是忘记带秤,称不了红 一件事,既是好事,又是坏事;既有让人 菱,做不成生意,那又是坏事,让人闹 的。一笑"。

心,让人懊恼,"这下完蛋了"。同一件 事,一正一反,反差强烈,唱词中用上 "要吃天花粉,铲起杜瓜根"这句俗语, 严丝合缝,恰到好处,完全对得上。

"新上海"读"老申曲",不晓得读得 对吗?只有请教"老上海"。我把从"老 申曲"里读出的一点引申义微信发给褚 老先生,由其"批改作业"。褚先生依然 是一贯的谦虚和耐心,没过多久就在微 信上回我一个"谢谢侬",还附加一个表 情包"送侬小花花",应该是"解读得不 算太离谱"的意思。而且,因为我觉得 那段申曲唱词里,"天花粉"俗语之前 还有一句"拆拱老寿星",应该意思上 相连,褚先生还特意为我找出词典里 相应的词条来——"拆拱"或作"拆空", 拆空老寿星,意思是完全落空,一切完 蛋。"天花粉"与"老寿星"两句,不仅意 老寿星,高寿、福气好;但同时也是"高

由"铲脱"两字的上海话发音又想 常常也说这两个音。但我们脑子里转 (生唱)娘娘此地立定身。咳,我到 成的字是"惨脱",比如,"这次考试惨脱 了",也有完蛋、完结的意思。不过,仔 细辨别一下,"惨"的上海话发音不是 "铲",或者我们发音与"老上海"的"铲 脱"无形中有点渊源关系,但在脑子里 转文字时,受普通话的影响,转成"惨 脱"了。乱七八糟写了一堆传给褚先 生,被不失礼貌地回了一句"第一次听 上海人的普通话上海闲话,老辈不懂

最近,因为我老婆读徐皓峰的小 说《大日坛城》,我也读了。《大日坛城》 的主角俞上泉,原型是围棋一代宗师 吴清源先生。小说中的俞上泉也下了 多轮十番棋,战遍日本一流高手,所向

身为资深棋迷的我,为什么以前 竟没有读过这本小说?我对老婆说, 有真实的吴清源自传、吴清源对局可 以看,和吴清源有关的小说,本来对我 吸引力不大。

读完《大日坛城》,我最喜欢的部 分,倒是序言,因为有真实的大棋士

……一代强人曹薰铉赶来,友情 站台,在藤泽秀行示范的棋局上,就一 个局部攻防,兴高采烈摆出多种变化, 越摆越奇,脑筋之快,引得满场钦佩。

藤泽秀行扭脸不看棋盘,大口吸 烟,曹薰铉敏感,请他评价,他说:"看 不懂。那里很小,为什么不下在这?"

摆出一手离题万里的棋,曹薰铉 赞美下台。 亮相的都是高手,文字也当得起

小说中,俞上泉在十番棋的首战 中获胜,议棋室中的日本"高手"们这

众人受的围棋教育,都是逢难而 上的正面作战。俞上泉以退让得利, 近乎商人诡诈,失去武士磊落。

其中,俞上泉的老师顿木乡拙这

"俞上泉的胜利,将我一生追求都 否定了。棋与书画一样,杰作均气质 高雅,我追求堂堂正正的行棋,他今日 下出的棋散发妖魅之气,令人厌恶。"

我读得惊讶:大佬们的水平,就 这?这不像围棋圈,倒像是徐皓峰老 师笔下日暮途穷还抱残守缺的"民国 武林":一个才学了一年"真功夫"的新 手来踢馆,就足以让他们如临大敌(参 见徐皓峰武侠短篇集《刀背藏身》中的 《师父》)……

蕴深厚的。就拿本因坊一门来说,起 老虎。我同时经历着职业生涯的天堂 码从三百多年前的本因坊道策开始, 就早已超越了一味的"正面作战";丈 和的中盘爆发力,秀策的精准碾压, 秀和灵活,秀荣华丽,各种风格齐 备。吴清源先生的师友、对手们,都 是一时俊杰。

《大日坛城》中的"围棋",只是平 行世界中,某种和围棋有一点点像的 游戏。

生,是怎样的人物?可以看韩国围棋 大国手曹薰铉的自传《无心》:

了三名弟子,分别是改变了世界围棋 潮流的吴清源、关西棋院的创始者桥 本宇太郎和我。

"老师不是直接给出答案的人,而 是指出道路并在一旁守护你的人。"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你就一定要成 为一流才行。不然的话,人生就太可 怜了。

三名弟子,也是因为这个。害怕造就 某个人不幸的一生,于是就只挑选了 有实力成为一流人才的人作为弟子。 能成为一流的本事很让人吃惊,但是 将三名弟子都培养成一流人才的事更

老师经常说这样的话:"我培养了 是一直为无法给韩国报恩而感到遗 憾。现在收了你做弟子,我也算是对 韩国报了恩,真是太好了。

我反复思考到底老师对韩国亏欠 了什么呢?后来我知道了,这是围棋 的恩惠。虽然日本被称为围棋最强 国,围棋却是从中国经过韩国传到日 本的,所以老师总觉得对两个国家有 亏欠。老师对于围棋的心,竟是那么

吴清源把从濑越宪作老师身上得 到的恩惠照样给予了其他弟子。收台 湾的林海峰为弟子,将其培养成了日 本最好的棋手;又收留了芮乃伟。林 海峰果然横扫日本的名人、本因坊、天 元等头衔。而芮九段入籍韩国棋院, 在2000年打败了我,成为韩国也是世 界上第一位女性国手。当时吴清源听 闻芮九段胜出的消息就说:"给曹董铉 添麻烦了。'

我又该如何继承濑越宪作老师的 就是本文的标题。

不道 文真 字东

就知

遗志呢? 在1984年见到李昌镐的时 候,我想那就是我的机会了,虽然有些 过快,但却不想错过。我像老师对我 一样无条件地接受了昌镐,没有收学 费、没有签合同。加上昌镐的围棋才 能和对围棋的态度,甚至人格都很优 秀,我认为能遇到他真是我的福气。 但是从10岁开始跟我的小不点儿到 事实上,日本的传统围棋,是底 了15岁竟然成长为贪念我位置的大

> 昌镐现在成了我非常骄傲的后继 者,昌镐在从濑越宪作老师开始,桥本 宇太郎、吴清源、林海峰、我和芮乃伟 都位列其中的家谱中,也是耀眼的存 在。我相信昌镐能很好地继承濑越宪

回到《大日坛城》的序言:

我的棋评人生涯止于两篇,棋力 吴清源先生的老师濑越宪作先 不足业余初段,却点评顶尖高手之棋, 实在难以为继。

离京去外地参加工作,带了本马 我的老师濑越宪作……一生只收 晓春的《三十六计与围棋》……对我而 言,是山水画,晓春兄展示的攻杀手法

大学时代看过《吴清源自选百 局》,一路点缀覆面子文字,让不懂棋 的我过了干瘾。

……"覆面子"——蒙面人,日本 报界几十年传统,邀请作家观棋,写细 包括我在内,老师一生中只收了 节、氛围,作为棋谱补充,个人不署名, 几代人共用"覆面子"一名。

覆面子文字是对真实棋局的"捕 风捉影"(非贬义);而《大日坛城》中的 虽然老师那一眼就能判定一个人能不 "围棋"故事,灵感必定有部分得自对 覆面子文字的把玩揣摩,对吧?

这让我想起《理想国》第十卷中,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讲的:悲剧诗 人(包括荷马)的作品,和真实隔着两 中国的吴清源,日本的桥本宇太郎,但 层,是对影像的模仿。基于这个道理, 苏格拉底推出:"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 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不过, 苏格拉底倒也没有把话说死:

> 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 能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 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接

而在《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 者流"是这么个位置: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濑越老师的胸襟,也被弟子们继 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

正如《史记·滑稽列传》中的"太史

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

亦可以解纷。 《大日坛城》中谈论的佛学,我完 全外行;令我敬服的洞见,出自徐皓峰

老师笔下的一位剑术高手: "文人善于比喻,常常误中真理, 他不知自己写的是什么。"

所以,我读出的《大日坛城》内核,







